



Naguib Mahfouz

马哈福兹文集

始与末

袁松月 译

马哈福兹文集

始与末

袁松月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始与末/(埃及)马哈福兹著;袁松月译. —上海:

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3. 5

(马哈福兹文集)

ISBN 7-5327-3012-3

I. 始... II. ①马... ②袁... III. 长篇小说—埃及—现代 IV. I4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9261 号

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
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、连载或复制

始 与 末

〔埃及〕纳吉布·马哈福兹 著

袁松月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.375 插页 6 字数 314,000

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 - 3,500 册

ISBN 7-5327-3012-3/I·1750

定价: 32.0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

作者像

译者前言

纳吉布·马哈福兹是阿拉伯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明星，一九八八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阿拉伯人民把他视同与英国的狄更斯、俄国的托尔斯泰、法国的巴尔扎克一样伟大的作家，他是当之无愧的。

马哈福兹是个土生土长的埃及作家，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出生在开罗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，童年是在艾资哈尔清真寺附近的古老街区杰马利亚度过的。一九三四年他从开罗大学前身——福阿德一世大学毕业后，先后在埃及宗教基金部、文化部、文学艺术部和社会最高理事会任职，同时，业余从事文学创作。

马哈福兹是个很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，一生都在为祖国耕耘。他每个时期精心创作的作品，都是与祖国的前途、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。因此，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十六世纪，埃及曾沦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。以后，又有法国和英国殖民势力先后进入埃及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马哈福兹为了反映埃及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强烈愿望，激励人民奋起反抗和赶走殖民统治者的坚强决心，他用借古喻今的手法，创作了三部历史小说《命运的嘲弄》(1939)、《拉杜比斯》(1943)和《底比斯之战》(1944)。

一九一九年反英斗争后，胜利果实被大资产阶级窃取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民族解放运动暂时处于低潮，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显得彷徨、消沉，有的甚至堕落。为了“唤起人民的良知，改变现实”，马哈福兹转向了现实主义的创作，《新开罗》(1945)、《梅格达胡同》(1947)、《始与末》(1947)、开罗三部曲[《两宫间》(1956)、《思慕宫》(1957)、《怡心园》(1957)]等就是那个时期的作

品。其中开罗三部曲成为他创作中不朽的金字塔。这三部作品通过一个开罗商人一家三代的变迁,描绘了整个埃及在独立之前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,反映了埃及社会的深刻变化。三部曲的成功,使马哈福兹受到阿拉伯文坛的瞩目。

然而,马哈福兹的创作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的。四十年代,他曾遭受过长达三年的攻击,马哈福兹对此并没有气馁,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,始终勤奋地耕耘在创作园地中。一九五二年埃及独立后,他曾辍笔数年。其实,在这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偃旗息鼓,而是以更敏锐的目光、更深邃的思想,对社会进行了观察和思考。当他一旦发现革命并没有实现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时,他又拿起了笔进行创作,并采用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手法反映埃及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问题,陆续创作了《我们街区的孩子》(1959)、《小偷与狗》(1961)、《镜子》(1972)、《新一千零一夜》(1982)等近四十部作品。

有人说马哈福兹是个开罗作家,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因为他的许多作品名字用的是开罗的地名,描写的人物是属于开罗的中小资产阶级,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开罗的大街小巷。之所以会这样,是因为这与马哈福兹几十年生活在开罗,对那个社会、那些人物的思想和生活有深刻的了解分不开的。《始与末》就是其中的一部典型作品。小说通过描写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悲惨遭遇,反映了一九三六年前后埃及社会的各种矛盾、黑暗以及民不聊生的现状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它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的灾难深重的埃及社会的缩影。《始与末》在埃及国内问世后,至今已重版了二十多次,而且被改编成电影,放映后还获得“最佳电影”称号。我国在一九八七年的阿拉伯文学研讨会上,曾经专题研讨了这部作品,并且获得专家和学者的好评。

《始与末》是一个悲剧故事,是从一个做职员父亲突然去世后全家人遭遇不幸开始、一直到这个家庭最后以家破人亡结束的悲剧故事。一开始,马哈福兹是并不想把这部作品写成悲剧故事的。在谈到创作《始与末》这部作品和刻画书中人物时,他说:“我还在孩提时代便结识了他们。他们在青年时期,与艰难困苦搏斗,都取得了美满的结局。起初,我想在这部小说中采用戏剧的手法刻画这些人物。因为他们的生活,尤其在取得成功之后,充满了引人欢笑的故事。但是,当我深入写下去的时候,我则完全忘记

了当初设想的那些完美结局,突然发现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悲剧。这是我在孩童时期与他们相处时所未曾想到过的悲剧。”^① 所以,由于作品中的故事源自生活,因而也就显得格外真实和栩栩如生。

马哈福兹在《始与末》中描写的这个家庭原来是一个完整、幸福的家庭,它由一对夫妻和四个孩子组成。然而,父亲的突然暴死,使家庭顿时陷入了困境,悲惨的生活也从此开始了。孩子的母亲是个会忍耐、性格坚强的女人;大儿子哈桑,是父亲软弱和娇纵的牺牲品,成了游手好闲的浪荡子;两个小儿子侯赛因和侯斯尼都还在上学;最让母亲放心不下的是女儿奈菲萨。面对着家庭的变故,这四个孩子艰难地走着各自的道路。

在对这个家庭悲剧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的侯斯尼的刻画中,作者一开始就把他爱慕虚荣和自私的性格描写得淋漓尽致。父亲去世了,全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,为今后的生计担忧。然而,只有侯斯尼在悲痛之余,心里忐忑不安,翻腾不停。他本来希望父亲的葬礼能够办得隆重些,符合父亲的身份和地位,并以此想在人们面前炫耀一下。可是,他的两个哥哥不看重这件事情,所以,侯斯尼把父亲的葬礼看成了是和父亲去世本身一样不幸的事件。

为了帮助家里渡过难关,让全家人继续生活下去,让两个儿子读完书,母亲决定让女儿奈菲萨去做裁缝补贴家用。听到这个消息,爱面子的侯斯尼觉得这是个丢人现眼的活,立刻暴躁着起来进行反对。“我姐姐决不能去当女裁缝,不行。我也决不是女裁缝的弟弟!”当他们由于付不起房租搬家的时候,他还不忘责问母亲为什么要让奈菲萨当女裁缝,他始终对这件事耿耿于怀。在侯斯尼的心目中,贫穷就像布片上的针尖,深深地扎进了他们的肉体,贫穷是一切灾难的根源。

侯斯尼还是个极为自私的人。侯赛因高中毕业后,对于他是继续学业还是立即参加工作、分担家庭的重担,一时成了全家讨论的话题。母亲让孩子自己作出选择,可是,侯斯尼却立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,而且他的那些自私的想法总是隐藏在一些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。他说,“我们整天挨饿,吃的东西那么差。我们的衣服那么破破烂烂,家里又是空空荡荡的。这样的

① 见法特梅·扎哈拉·穆哈默德·赛伊德所著《纳吉布·马哈福兹文学创作中的象征主义》。

折磨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。我们只有参加工作,没有别的路子可走……”并且还表示“今天你照着它做,明天我也照着它做。”他尽管嘴上这么说,可是当他高中毕业后,他还是选择了继续升学的道路。为了解决在校期间的费用,一向很有“自尊”的他,此刻却不顾什么面子,或者说是廉耻,亲自跑到当打手、贩卖毒品的大哥哈桑那里去要钱。以后,他当上了军官,虚荣心便更加时时刻刻在折磨他。他不让姐姐再去做裁缝,他希望哥哥哈桑不要连累他,他要重新修缮父亲的坟墓,他把家搬离了原来的街区,让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过去,甚至,他还抛弃了原来自己苦苦追求的未婚妻,准备另外高攀贝克的女儿……总之,他所做的这一切,就是要告别贫穷和“耻辱”的一切,把不光彩的贫穷的过去统统埋葬掉,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上等人。

虚荣心的作祟和自私的性格,最终导致了侯斯尼和他姐姐奈菲萨的悲剧。当姐姐卖身被抓后,他便逼迫姐姐跳进尼罗河,以免自己受到连累。这个时候,他的虚荣心和自私心理膨胀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当然,在做出这个惨无人道的决定之前,他还是有过犹豫和受到良心谴责的。这个时候,马哈福兹对侯斯尼的心理描写是十分细腻和到位的,尤其是在姐姐的尸体被人捞上来的那一时刻,把他的矛盾心理完全坦露在读者面前:

他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姐姐对他的好处,想起了她对她的疼爱和对他慷慨,她万万不会想到最后自己竟然结果在他的手里。他感到精疲力竭,沮丧绝望,便悲哀地问自己:“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呀?”他闭上了眼睛,再也不忍心去看那具尸体。他的头滚烫滚烫的,生活中的一切欲望,在他的心里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,世界的面貌在他的眼睛里,犹如这具没有生命的尸体上那张发青的脸。他深深地叹了口气,对自己说:“真主啊,判决我吧!”……他趑趄趑趄地往后倒退着,最后无力地靠在树干上,处在半麻木的状态中,好像跌进了漆黑的没有一丝希望的深渊。

在姐姐的生命已经结束、自己的生命也即将结束的时刻,侯斯尼似乎有所醒悟,心底里又发出了深深的忏悔:

“我完蛋了。我们都是穷困的牺牲品,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,都不应该把苦难推在某个兄弟身上。我做了些什么呀?这是一种绝望的行为。然而,我却用最严厉的惩罚结果了她,我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啊!难道我真的是为了家庭的荣誉而激动的吗?我是家里所有人中最坏的。所

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,如果这个世界是丑恶的,那么,我就是这个丑恶世界中最丑恶的一个人。我心里天天都希望周围的人统统毁灭。我是个罪魁祸首,我怎么还能让自己当审判官呢?我确实完蛋了。”

“……我一直盼望把过去抹掉,可是过去却吞没了现在。没有可怕的过去,只有可怕的自己。为什么我就不能背着这些负担继续生活下去呢?可是我做不到。不管怎么样,我应该热爱生活,直到最后。可是在我们的本性里有一种实质性的错误,我不知道它是什么。我确实完了……”

其实,侯斯尼岂止是贫穷的牺牲品,他是社会的牺牲品,是他那个时代的牺牲品。

作品中另一个悲剧人物就是这个家惟一的女儿奈菲萨。父亲在世的时候,她是父亲的宠女。父亲去世后,她的处境一落千丈。她不但承担了原先女用人干的活儿,而且还要外出做裁缝来养家活口。“二十三岁的大姑娘了,要钱没钱,要貌没貌,还失去了父亲”,除了对家庭怀有一份爱以外,自卑感使她几乎对生活失去了希望。可惜,与杂货铺老板儿子的意外相遇,爱情又使她对生活燃起了希望。然而,命运就像惊涛恶浪,转瞬间就将她抛入了绝望的深谷:她深爱着的那个人和别人结婚了!晴天霹雳把支撑着她生存的惟一希望也击破了。当时,她用巴掌狠狠地抽打那个人,发泄着心中无比的仇恨。其实,她何止是仇恨那个人呢,她在仇恨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,仇恨贫穷,仇恨这个社会,它们使自己与婚姻无缘,剥夺了她的人生的基本权利。

从那以后,纯洁的姑娘陷入了深深的自卑和自怨自艾之中,痛苦、羞耻和被愚弄的感觉时时吞噬着她的心,一谈到结婚这个词,就像利剑直刺她的心窝,“触动了埋藏在她心底里的隐痛。……对她来说,宁愿死去也要比结婚好”。面对着亲人,她会“回想起那个脆弱的时刻,那个受贫困和失望的驱使、竟糊里糊涂地把自己交给了别人的时刻。……她仿佛看见他们都狂怒地、恶狠狠地注视着她,眼睛里都喷出了愤怒的火焰,然后像野兽般地向她猛扑过来”。

她的人格逐渐开始扭曲了,既然婚姻没有指望,家庭又需要她的钱,加上那无法抑制的强烈欲望,她就一步步走向了罪恶的深渊。朴实的她开始

修饰打扮自己,以便引起男人们的注意;她和修汽车的小工人厮混在一起;她到广场去和发泄兽欲的老头在一起;最后,她发展到了去希腊老鸨那儿找男人,当场被警察逮住。她最终成了贫穷的牺牲品,投入滔滔的尼罗河,希望能够洗刷自己的罪孽。

哈桑和侯赛因是一对截然不同的兄弟。哈桑不务正业,当打手,贩毒品,最后成了警察缉捕的对象,只得仓惶外逃;侯赛因本分老实,处处为家庭、为别人着想。然而,这兄弟俩却有个共同点:心地善良,对家庭、亲人充满了无限的爱。哈桑虽然是个二流子,但总也不忘家人在受苦,就是当他在别人家的婚宴上饱餐时,也念念不忘如果让忍饥挨饿的弟弟一起来有多好。在两个弟弟工作和上学费用有困难时,他慷慨解囊,千方百计资助他们;侯赛因为了帮助家里渡过难关,心甘情愿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,到远在外地的中学当小职员。为了让弟弟继续受完高等教育,他甚至放弃了个人的幸福。可是,对于这样一个善良、本分的年轻人,社会给他的只是一个黯淡无望的前途:当个六级、最多是七级小职员。

马哈福兹在这部作品中塑造的这些人物,尤其是这两个悲剧人物,让人们读了作品后,既对他们寄予极大的同情,又感到非常的惋惜。作者显然是想让人们通过悲剧去思考、去探求消除悲剧的根源。社会制度不彻底改变,贫穷的根源不消除,埃及仍然会有很多人重蹈这一家子的覆辙。这个家庭的悲剧实际上就是社会的悲剧。

在这部作品中,马哈福兹采用的是平铺直叙的创作手法,然而细腻的描述,流畅的情节,尤其是结尾部分的心理描写,让读者看后有一种十分真实的感觉,这也是马哈福兹在创作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。作为译者,我希望中国的读者在看了《始与末》后,能够对作者、对埃及三十年代的社会有更加深刻的了解,这是我惟一的心愿。

袁松月

2002年5月

—

陶费吉亚学校寂静无声。一名军官^①无精打采地望着那条长长的走廊，走廊两边各是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教室。然后，他朝着三年级的教室走去，轻轻地在门上敲了几下，请求进去。走进教室后，他在教师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。教师立刻望着坐在第二排的一个学生，高声叫道：

“侯斯尼·卡米尔·阿里！”

那个学生应声站了起来。他看了看教师，又看了看军官，目光里充满着期待和不安的神色，小声地说：

“先生有事？”

“跟军官阁下出去！”教师回答他。

那个学生离开了座位，步履沉重地紧随着军官离开了教室。这样突如其来的被叫出去，让他的心忐忑不安，他暗暗思忖着：“难道是因为最近的示威游行叫我出来的吗？”他参加过示威游行，和大家一起高呼过口号：“反对胡尔声明^②！”、“打倒胡尔·艾本·赛胡里！”事后，他曾庆幸自己不但躲过了敌人的子弹和棍棒，而且还逃过了学校的所有处罚。他现在的担忧是否过分了呢？他跟着军官走在长长的走廊里，脑子不停地思考着。他时不时地朝着有人指控他这个方面猜想。然而，他的思绪被打断了。军官在四年级教室门口又站住了，经得同意后走了进去。接着，传来了教师的叫人声：

“侯赛因·卡米尔·阿里！”

哥哥也被叫出来了？可是他根本没有参加过示威游行啊，那些指控怎么可能针对于他呢？军官回到教室外面，一个年轻人默默地跟着他出来了。

年轻人的眼睛一看到兄弟,立刻惊奇地喃喃说道:

“你也被叫出来了?……发生了什么事?”

他们互相交换着疑惑的目光,然后,顺从地跟随着军官朝校长室走去。侯赛因有礼貌地用轻轻的声音问道:

“为什么把我们叫出来?”

军官略微犹豫了一下,回答说:

“你们将会见到校长阁下的。”

他们在走廊里走完剩下的路,谁也没有说一句话。这兄弟两人几乎长得一个模样,都是长方形的脸,大大的棕色的眼睛,深褐色的皮肤。惟有区别的是,侯赛因十九岁,比他的弟弟大两岁,但是个儿没有弟弟高。同时,侯赛因的面貌显得更清秀,样子更俊美。校长室越来越近了,兄弟俩的忧虑也越来越重了,他们都在惶惶不安地想象着校长那副严肃的模样。到了校长室门口,军官扣好上衣纽扣,敲了几下门,然后小心地走了进去,同时朝两个年轻人挥挥手,示意他们跟着他。一进屋子,他们便看见一个人坐在屋子中央的办公桌前,正专心致志地阅读着文件,对来人眼睛也没有抬一抬,似乎根本没有感觉到他们进了屋。军官毕恭毕敬地行过礼后,说:

“这是学生侯赛因·卡米尔·阿里和侯斯尼·卡米尔·阿里。”

校长这才抬起了头。他折叠好文件,在烟灰缸里捏灭了烟蒂,随后轮流着对两个年轻人看了一番,开口问道:

“你们都在哪个年级?”

侯赛因用颤抖的声音回答:

“我在四年级。”

“我在三年级。”侯斯尼紧跟着说。

校长对着他们望了好长时间,然后说:

“我希望你们都像个男子汉应该做的那样。你们的大哥通知我说,你们的父亲去世了。往后你们的日子还长着呢!③……”

① 在埃及,很多部门都是由军人来担任警卫的,包括学校也是这样。

② 胡尔当时是英国的外交大臣,他发表了反对埃及恢复一九三二年宪法的声明。

③ 阿拉伯人在安慰死者的家属时经常说这样的话。

兄弟俩惊慌得呆呆地僵立在那里。侯斯尼不由自主地喊叫起来：

“爸爸去世了？这不可能！”

侯赛因好像自言自语似的喃喃说道：

“怎么会呢？我们离开他只不过两个小时，当时他的身体还好好的，准备出门到部里去呢……”

校长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和蔼地问他们：

“你们的大哥是干什么工作的？”

侯赛因心不在焉地答道：

“他不干什么事……”

“那么，你们还有没有当职员、或者做类似职员工作的哥哥？”校长又问。

侯赛因摇摇头回答道：

“没有……”

校长接着又说：

“我希望你们用男子汉的胸怀去承受这场灾难。现在你们回家去吧，真主会佑助你们的……”

二

两人离开学校，来到舍巴拉大街。他们在泪水涟涟中赶着路。侯斯尼很快哭了起来，侯赛因神经兮兮地想呵斥他，可是结果自己也泣不成声，哽咽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他们穿过马路，走到了另一边的路上。两人快步地朝着纳萨尔拉胡同走去，那里离学校只有几分钟的路。侯斯尼好像求救似的望着哥哥，问道：

“爸爸怎么会去世呢？”

侯赛因愁眉不展地摇了摇头，轻轻地啜嘴道：

“不知道，我都没法想象。早晨他还和我们一起吃着早饭，我们离家的時候，他的身体还是好好的。我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……”

侯斯尼试图把父亲在刚刚过去的早晨中的每一个行动都回忆出来。

记得早上他第一眼看见父亲的时候,他刚刚从盥洗室出来。于是,他像往常那样向父亲问好:“早上好,爸爸。”父亲微笑着回答他:“早上好。你弟弟还没有醒来吗?”接着,大家围桌而坐。父亲叫母亲和他们一起来吃饭,母亲推说没有胃口。于是父亲劝解说:“你如果和我们大家坐在一起,胃口立刻就会开的。”可是母亲坚持不肯。这时,父亲一边剥着鸡蛋,一边漫不经心地说:“那就随你的便吧。”在这一句话之后,他再也回忆不起来还听见父亲说过什么话。唉,只能记起几声短促的清嗓子的声音了。他看见的父亲最后一个背影,是他一边走进卧室,一边在用毛巾擦干手。以后,生命结束了,结束了……这是一句最丑陋的话。侯斯尼偷偷地瞥了侯赛因一眼,目光是慌乱不安的。只见侯赛因悲伤地紧蹙着眉头,看上去像个年纪很大的人,像个老人。侯斯尼遭受着火烧火燎的痛苦,重新陷入了回忆之中。“我不相信他死了,我没法相信。死亡就是这样的吗?我不能相信。生命就结束了?如果我知道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后一次和我们在一起,我是无论如何不会离开家的。可是我怎么知道呢?一个刚刚还在吃饭、欢笑的人,怎么一会儿就死了呢?我不相信,我不能相信。”他望了一眼正拽着自己的胳膊朝纳萨尔拉胡同去的哥哥,他已经是魂不守舍地在胡同里穿行着。两人走在狭窄的小路上,路的两旁是一排排的旧房子和小铺子,胡同里还有几辆小推车,车上摆满了煤油、蔬菜和水果之类的东西。他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家的楼房。那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,带一个长方型的泥地院子。接着,女人的哭声传入了他们的耳朵里,那是母亲和姐姐的声音。两人不由得从心底里打了个寒颤,然后也放声哭了起来,不顾一切地往前奔跑,冲上楼梯,朝二楼飞奔而去。他们发现房门敞开着,两人径直冲了进去,穿过客厅,气喘吁吁地来到了最里面那间父亲的卧室。进了屋子,他们的目光立刻投向床上,遗体已经遮盖上了白布,并且一直拖到了下面。两人走近床边,同时跪倒在地,沉浸在无奈的悲痛之中。两位他们不相识的女人离开了他们家后,母亲和姐姐已经停止了哭泣。母亲想让两个儿子放开胸怀痛哭一场,便静静地站在一边。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袍,两只眼睛红通通的,脸颊和鼻子都已经肿了起来。姐姐瘫在沙发上,脸伏在沙发的扶手上,哭泣得身体一抽一抽的。侯赛因一边哭泣,一边吟诵着《古兰经》的小章节,祈求真主的怜悯。侯斯尼也在这种恐惧、惊怕、伤心的气氛中哭泣着。他站在父亲的遗体跟前感到浑身不

自在,可同时又觉得害怕和绝望。“不能这样对待爸爸,他已经不会动了,这所有的哭声他都不可能听见了。真主啊,为什么让他这样僵硬的躺着?他们都在痛哭,但是都无可奈何,没有法子。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这种事情,也想象不到。两个小时以前,我不是还看见他在这个房间里走动的吗?我爸爸不会是这样的,生命也不该是这样的!”侯斯尼的脸上呈现出期待的神情,好像父亲的生命没有结束。这时,母亲走到两个年轻人的身边,对着他们弯下身子,说:

“行了,起来吧,侯赛因,带上弟弟出去。”

母亲反复地这么说着,一直到侯赛因站起来,拉起弟弟。可是他们俩还是没有离开屋子,站在那里,满含着泪水,久久地凝视着覆盖着白布的遗体。侯赛因再也克制不住强烈而又模糊的欲望,朝遗体弯下了身子,不顾母亲的抢先阻拦,上前掀开了父亲脸上的白布。他看见一张陌生的、已经打上死亡烙印的青灰色的可怖的脸,脸上有一种超凡入圣、深不可测的宁静。一阵颤抖流遍侯赛因的整个身子,在这以前,他们谁也没有看见过死人。顿时,恐惧和悲伤控制了他们,巨大的悲痛潜入他们的心底,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情绪涌上心头。侯赛因朝尸体弯下身子,在额头轻轻吻了一下,身体好像在颤抖。母亲重新用布盖住死者的脸,然后把他们从床边拉开,用严厉的口气说:

“出去……”

两人同时后退了两步,侯斯尼出人意料的固执,站在那里不肯走。侯赛因受到弟弟这种态度的鼓舞,也同样站在那里不动。他们望着房间,好像茫然失措,似乎他们已经预料到家里会发生彻底的、他们无法想象的变化。但是,家里的一切还和往常一样,一点没有变化。这张床仍然放在屋子靠里面的右边,柜子在中间,挨着的是衣帽架,左边是一张沙发。姐姐坐在沙发里,沙发边上倚着一架乌德琴^①,琴弦中间还插着拨子。他们的目光一碰到这架琴,一种惊异和悲哀交织在一起的感情立即涌上了心头。以往,只要父亲的手触及这琴弦,只要朋友们围住他,高兴地要求他再来一遍,他总会一遍

① 这是一种在中世纪和现代伊斯兰艺术音乐中占显著地位的拨弦乐器,是欧洲诗琴的前身。

又一遍的弹奏下去。多么令人奇怪,通过这根细细的琴弦,竟然把人间的欢乐和悲哀分辨开来。接着,他们茫然的目光又落在逝者的手表上。手表在离床不远的桌子上放着,依然在不停地走着,发出细微的“嘀嗒”声。也许,逝者在他弥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刻——也就是他们成为孤儿的最初时刻——还看过它。那件衬衫还挂在衣帽架上,衬衫的领子上有斑斑点点的黄色汗渍。他们怀着深切的悲痛心情久久地凝视着它。在那一瞬间,黄色的汗渍竟然比父亲伟大的一生更永恒地留在了世上。母亲一直默默的站在一边望着他们,虽然儿子们顾不上向她表白心中的想法,但是她心里明白,巨大的灾难是他们永远也没有料到的。侯赛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弟弟望着他,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,在他耳边悄悄地说:

“咱们走吧!”

两个年轻人朝逝者的遗体投去最后一眼,他们相信——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——父亲虽然死了,他的眼睛仍然在看着他们。为了不挫伤父亲的感情,他们没有立刻转过身子,而是在心底里默默的向父亲致哀。然后才退到了门口,离开屋子。侯斯尼朝哥哥望了一眼,看见哥哥黯然神伤,沉浸在悲痛之中,他的心也剧烈的跳动起来,对哥哥产生了无限的同情。同时,他感到自己也迫切的需要得到哥哥的怜悯。

三

兄弟俩离开家,来到大楼门口,那里放着几把椅子。他们发现大哥哈桑神情沮丧,默默地坐在那儿。于是,他们紧挨大哥坐下,和他一样满脸惆怅,陷于沉默之中。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该干点什么。至于哈桑,他已经是个饱经风霜的人了。他的模样和两个兄弟很相像,但是他的眼神却和他们截然不同。他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大胆、任性的目光。此外,还有他那浓密蓬松的头发梳理的样式也和两个兄弟不一样。他穿着西装,这一方面表明他很注重自己的外表,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是是一个一点儿也不讲究的人。哈桑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,不过,他没有动弹,那是他在等候一位重要人物

的到来。侯赛因激动地问他：

“我们的父亲是怎么去世的？”

哈桑紧皱着眉头回答说：

“他是猝然去世的，弄得我们大家都束手无措。当时，我坐在客厅里，他正在穿衣服。我只听见母亲惊恐地大声叫着我。我立即奔进房间里，看见父亲已经倒在了沙发上，胸口起伏不停，他的手痛苦地指着心脏那个地方。我们赶紧把他抬到床上，倒了一杯水给他喝，可是他已经不会吞咽了。我立即离家去请大夫。可是，我还没有走到院子里，尖利的叫声震动了我的耳朵，我跑回屋里，发现一切都完了……”

他看见两个弟弟的脸都痛苦地抽搐在一起，于是他更加愁眉不展了。他感到十分紧张，恐怕两个弟弟对他的悲伤产生怀疑。因为他们都知道他原来的情况，由于他过着放荡不羁的流浪生活，所以和父母亲之间有矛盾和隔阂。因此，他恐怕被他们认为自己不及他们那么悲伤和遗憾。……说真的，他也十分伤心、痛苦和难过。其实，不管怎么样，他从来没有记恨过父亲。如果说他的悲伤不像他们那样，那也只能归咎于他的年龄比他们大——他已经二十五岁了，还要归咎于他已经饱尝过生活中的甜酸苦辣——而他的生活里更多的还是苦味。因而亲人去世的痛苦对他来说，只能算是一种平常的痛苦。是的，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过，从今往后，再也不会有人对着他大声呵斥：“我不能永远抚养像你这种令人失望的男子汉，只要你不愿意去学校读书，那你就自谋出路去吧，别再来依靠我！”是的，从今往后，再也不会有人说这样的话了。可是同样也不会有人一旦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他了。他是经常处于这种困境的，甚至还到了毫无希望的地步。灾难已经降临在这两个大孩子头上这一事实，他的心里是再清楚不过的，他怎么会不悲伤和遗憾呢？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在两张悲伤的脸上一掠而过，然后他就咬紧了嘴唇。两个弟弟在学校里是名列前茅的学生，在家里受到父亲宠爱的儿子，尽管这样的情况使哈桑有时嫉妒他们，但他始终还是爱着他们的。而他，一方面觉得学校里没有一点令人羡慕的优点，另一方面又深信父亲还是会像爱两个兄弟那样爱他的，虽然父亲在这种感情中夹杂着对他的怨恨和气恼。所有这一切，最重要的是家庭观念在卡米尔家族中依然是根深蒂固的，这首先体现在母亲身上。